

风物写意

故土鸟韵

■ 黄海星

晨光初透时，鸟声便从屋后的林梢漏下来了。那些清澈的、茸茸的，带着露水凉意的音符，一粒一粒地往下掉。我且不起身，只管枕着这声音躺着。窗外的龙眼树和菠萝蜜树，正争相把一蓬蓬绿影举到窗前，那些躲在枝叶间的生灵，有的热烈地争着什么，像在抢一条看不见的溪流；有的拖着长长的尾音，把最后一个韵脚抛得悠远，仿佛在丈量天空与树冠的距离；还有的，忽然就静了，静得让你疑心：它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，然后才低低地，絮絮地，吐出一串只有自己才懂的句子。这些声音各有各的脾性，却谁也不碍着谁，就那么交叠着、错落着，织成一张透明的网，把整个早晨拢在了里头。

正午的日头烈起来，蝉声便成了主角。那声音仿佛把整个夏天的热气都倒在锅里，翻来覆去地炒，炒得空气都起了焦黄的边儿。小麻雀们倒不管这些，偏在屋顶的瓦楞间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地，像是给蝉鸣打着碎碎的拍子。偶尔，也有三两只不知名的鸟，停在荔枝树上叫了几声，声音在山中的绿叶间碰撞回荡，似乎显得有点旷远。后来，也许没有同伴回应，自觉无趣，便再无声音。听着这样的声响入眠，竟也不觉得吵，仿佛那些高高低低的声音都是些软绵绵的枕头，你把自己搁进去，便一点一点地沉下去了。梦里，恍惚还在老宅的天井里，奶奶摇着蒲扇，扇出的风也是这般带着暑气的，而旁边石阶缝里的青苔才不管呢，正静静地绿着。

待到夕阳把树影拉得老长，鸟声就变了。不再像清晨的清爽，也不似正午的喧嚣，倒像被落日染过似的，带上了一层暖暖的黄。归林的鸟儿们彼此应和着，你一声，我一声，那声音里有倦，有安，还有几分说不清的、柔软的牵挂。听着听着，便觉得那声音不是从树上的来的，倒是从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赶来，赶了整整一天的路，才在暮色中，找到我这个院落，轻轻地叩响窗棂。

十年了。十年的乡居，让我渐渐明白，这些声音，其实是时间的另一种存在方式。它们在同一个地方，日复一日地响起，又日复一日地落下，像潮水一般，把记忆的岸，一点一点地磨平，又一点一点地堆高着呢。童年时在屋后的卧马山听过的鸟鸣，如今隔着几十年的光阴，竟还能在这片林子里，找到相似的频率。呵呵，原来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点，还是一种声音的质地，那些能把 you 从现世里轻轻托起的、温柔的频率。当暮色渐合，最后一声鸟鸣隐入树丛，我仿佛又变回了那个赤脚的孩子，坐在故土老屋的门槛上，听风穿过苦楝树、木瓜树、翠竹林，听时光在叶子的背面，沙沙地走着……

人生况味

夜市的风景

■ 莫壮才

距离我们家不足五百米处，有一个两百米长的小型农贸市场。市场就在临街的人行道上，摊主们设摊摆卖，晨曦中，能真切看到这个市场像当地的过山龙蛇那样蠕动，着实让人喜欢。

这个农贸市场很有特色，其中摆卖的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海鱼等都很新鲜。它规模不大，但早上总是熙熙攘攘，你挑我买，偶尔也有讨价还价的，都温文尔雅，微笑回应，看起来很是富足，颇似“清明上河图”里的景象。

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农贸市场。记得市场开张之初，遇上超强台风“摩羯”，我们小区暂停水电。一天，我去市场买菜。刚在一个猪肉摊上称好猪肉，突然发现我的手机没电了。我提着猪肉，很是尴尬，怎么给人家付款？摊主见状，立即停下了手里的活计，对我摆摆手：“没事的，下次再来。”当我建议他用手机记下我的联系方式时，摊主摆摆手：“没那个必要。”当时我心头涌上的是满满的感激。我和人家萍水相逢，彼此也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，人家却给予我这样的信任。如今，每每想起，我眼眶里还会泛起泪花。

这个市场的“嗅觉”很灵敏，因身处海口江东新区，周围尽是“966”（九点上班，六点起床六点半下班）上班族，故而，它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夜市。

一到晚上，市场里便是另一番景象：六叔鸡屎藤、文昌抱罗粉、万宁后安粉、儋州米烂、湛江烤生蚝、湖南臭豆腐、东北大油边……这些美食都是现做现卖，大部分采用传统的木炭烘烤，可谓色香味俱全。至于消费者，面对美食，也是各显神通。光顾这夜市的，大多是年轻人，来自五湖四海。他们在繁忙工作之余，往往选择夜宵聚首，AA制，点些小食，借此缓解白天一直紧绷的神经。

一个周五的晚上，我携孙子参加篮球培训班回来，孙子执意到大油边摊位吃夜宵。坐定后，我给孙子布置了“三句话”的作业（我们爷孙约定：每个行动或活动前孙子须用三句话描述眼前的景象）。孙子同意了。第一句：哥哥叔叔还有阿姨，他们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拿着肉串，大口咬着吞着；第二句，还有大胆的哥哥半蹲半站着，摇着手机，向外边的朋友发语音或视频，说他们在吃夜宵，高兴得不得了。

提到第三句话时，孙子向我凑过来，跟我说起了悄悄话：“爷爷，那边几个哥哥和姐姐在说悄悄话。”他扮了个鬼脸，故弄玄虚：“可能他们谈恋爱了。”

于是，我点了一瓶鲜果饮料，又给孙子要了一杯百香果汁，孙子款款有礼，率先向邻桌的哥哥姐姐们发出邀请：“来一个，周末快乐。”

邻桌的后生们可能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，兴高采烈地作了回应。

返回时，约莫晚十点的光景。孙子不放心我开车，给他爸爸妈妈打了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他妈妈的声音：“你陪爷爷等着，我现在去接你们。”

我听着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海南的村庄历来有藏龙卧虎的本事——当我踏入崖州古城廖氏家族祖屋的宅院时，胸腔里的这句话几乎脱口而出。

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建筑群落，分了四座，每一座递进相接，以拱券的门相连，墙上藏青的灰的斑点显示了建筑主人离开的时间，灰尘落了一桌，阳光从顶上热烈刺地落了下来，庭院里却有些时间累积的空寂的冷。

这是一座典型的宗法类建筑，占地面积就有2000多平方米，现存仍有10间房，正堂、厢房、书房、伙房等等，都是一些断壁残垣了，不过轮廓仍在。二进递落的堂屋，有主人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，正厅两旁，各有庭院，可自成一家。廖氏祖居的建筑风格有着浓重的归属感。密实的围墙，传统家乡庭院的开合，甚至于房屋的平面布局，都显得中庸而亲近，到底是一家人，祖孙几代同堂的宅第，有亲情的柔和。

整幢建筑的布局以祖屋为中心，子孙后裔几代人皆围绕祖屋依次递建，有着森严的传统家族的宗法礼制。这种建筑的格局在海南其实少有，大抵因为彼时的海南岛偏居一隅，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法在海南的小村小镇并不能完全地被承袭。海南人都包容，不会对身外的人和事过于苛求。

门楼和东边的围墙、照壁都没了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坍塌的，后来的族人或许是觉着有碍观瞻，抑或挡了四邻的人进出的路，倒塌后的碎石已被清扫，整座宅院就这么敞着。

廖家的后人，说，这祖屋的门楼原也对着日出的方向敞开，贴近中国人关于风水的讲究。沿着原门楼的方向往里走，一条一米宽窄的裂了的石板路，补上灰得粗糙的水泥，分外醒目。入口的几间小屋，倒不像是主人最早的意思，与主体的宅院格调上有些距离。小屋紧挨着石板路，造型也奇异，弧状的墙体往石板路上靠着，有些谄媚。大抵是灰的水泥落了，后人给它补上白的石灰，与其间一些黑的砖石相映照，过分地分明。

这院里的破败，倒是不着急，一点点地剥落，从门楼，到照壁，到外墙，然后到庭院里的青石板。没了门楼和外墙，廖氏祖屋的院落就显得空寂，几只盛装的鸡在院里躺着，有些慵懒，也都是不问世事的姿态。

廖氏家族的这幢祖屋，几乎融合了崖城建筑中最富神采的部分。单进三合院，门楼、照壁、正房、厢房、侧房、围房、书房、伙房、后院、后花园，后院与后花园仍可独立成家，顶上接檐分了三层，一条接壤而成的抛物线，在正堂的顶上蜿蜒入画。往左穿过石板路，三五米长短，又是另一幢三合院的建筑，墙与墙之间，不存距离。

这后庭里也是蕴藏无限。建筑的细节

烟火珠崖

老宅院的阳光

杨道

里悄悄地添了些南洋风格，这后庭的建筑看起来要比正堂年轻些，墙上青砖与地上灰石，都有些新鲜的意味，二进递的拱券门，透露了整座庭院的来历，也是清清楚楚的。后庭里还有后人居住，几件新洗的衣服就随意地搭在院里的细铁丝上，风来了，在天空里摆动，也是年轮的风景，晃晃悠悠的。

崖城人自古有“屋”的情结，老老再行动不得的人，就都搬到了正厅里，等着逝去的时候。因为必得在“正厅”里走完最后的人生，死后也才有去处，到底是魂魄归了祖宗，羽化仙去，再渺远，总是有家在的。

而我看到的廖氏祖屋的正堂，便有着这种森严。硬山顶的砖木结构，架梁方式采用抬梁和穿斗相结合。方砖墁地，抬梁和穿枋上有龙风游弋、花语相和的木雕。这木上的雕刻过于灵动，使得森严的宗法建筑里有一种跳脱，这建筑里最早的主人应是个对艺术有着张扬的审美力的人。

尊重祖宗，恪守祖制思想，似乎在廖氏祖屋的建筑细节里能寻得一二。譬如梁柱组合的木构框架，沿用的即是从上古一直到清代末期，我国建筑文化系统中稳定与守成的例子。此外，廖氏祖居整体结构的谐和，显见其主人的见识。它沿袭了中国最传统的建筑格局，有儒道佛“天人合一”观念，一切顺应自然，这是天意。

廖氏祖屋作为一种宗法建筑，它以群体彰显宗族的意志，注重虚实结合，以内收的凹曲线与依附大地，横向铺开形象特征表达出与自然相适应，相协调的艺术观念。房屋的设计也尽量体现与自然相通的思想。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，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，就可以任意开窗，通向庭院的一边，开几扇窗，一打开，室内外空气便完全

流通在一起。在传统庭院中，主要建筑多用廊子环绕，廊实际上是室内建筑空间与室外自然空间的一个过渡，是建筑与自然保持和谐的一个中介和桥梁。

廖氏祖居正堂的奇异处还在于室前的卷棚式走廊，雕花的装饰长梁横跨在两边瓜柱上，像幕布，幕布后是整个家族的往事。这故事大抵从清代开始，至今未有了结，只是演绎的人，已毫无踪迹。

北邻正堂的，是书房和伙房，柴禾被捆成垛，就堆靠在厢房的墙上。伙房里，三五个废弃的赤色油桶，顶上都有石头盖着，大抵桶中仍有奇物。毗邻的书房，也是完全的破败了，但门上的枕木横梁尚好，结实的褐色，能再抵个十年八年了。

书房连着后花园，光亮也足够，堆置其中的柴火，颜色也要澄亮些。穿过书房的门洞，便是这座宅第的后花园，一片的芒果枝叶，半朽的檳榔树，斑驳得黑成绿的照壁，再在照壁旁添加两个黑的瓷罐子，不像是老了的房子里的后花园，倒是画室里着意的布景，有些巧思。

廖氏祖居的外部造型，似乎在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。它不像西方建筑那样是实体一块的庞然大物，而是有虚有实，轮廓柔和，曲线丰富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。台基除了对木结构的防水，防腐功能之外，还可以增加古建筑的稳定感。柱梁斗拱等组成的木构架，轻盈通透，给人以灵动的观感。硕大的屋顶铺以漂亮的反曲线和轻巧多变的翼角，给予建筑一种柔性的适应感，使之与四围乡里取得了相当的和谐。

这确是卧虎藏龙之居。宅院的后人已没人知晓当年这屋里发生的故事，他向我解说这祖屋前些年的光景时，就有些急躁，我甚至来不及多问一句，他就走了。但我从这些看得见的细节里，能够想象这曾经是一户富足的人家。这房子曾经遭遇过什么？它是否有过升沉荣辱？这宅院的主人也有着和这建筑一样厚实的故事？

问了村里邻近的老人，都说这宅子很小的时候就看着的，但都跟自己的记忆无关。没有了人的记忆经纬那些花地砖，就怎么也听不出历史的喟叹，更别说是产生类似于江南沈万三那样的感慨了。它甚至比不得藏匿在海口金花村里不知名的旧居，多少有过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喧闹。但海南人向来敦厚温良，观风问俗，也可得知之些许。这世上万物，原本都存着变数，沧海能桑田，六月能飞雪，但凭风吹雨打去，廖家先祖的传说彻底根植于他砌起的墙根里了。建筑渐灰渐老，一层一层的拱券描绘着越来越多的故事，但无论多少遐想和追忆，都不能阻止从头顶天井倾泻而下的阳光，渐渐地铺满了整座宅院。



《农舍》（油画） 刘克银作

节间词话

盛夏长歌

李坤

闻到瓜的清甜气息，纷纷聚来，小院顷刻刻成了清凉的盛宴，只听见此起彼伏咔嚓咔嚓的痛快啃咬声。

乡村的夏天，从来不缺香甜。水瓜有青皮和花皮的，脆嫩爽口；香瓜有“羊角蜜”“玉菇”，或长或圆，瓤肉香甜；树上有李子，青中带红，又酸又甜。那些圆溜溜的红绿紫——番茄、青椒、丝瓜、茄子，可劲地长，隔天就冒出一茬。瓜果蔬菜结在枝蔓上，是最新鲜的姿态。

日头偏西，暑气渐退，我便循着蝉鸣的方向往田埂走去。田埂两旁的野花不知何

时已悄然绽放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星星点点地缀在绿草间。狗尾巴草、金黄的蒲公英、凤仙花、紫茉莉……它们在暑气中苏醒，花朵吐出纤细的花蕊，散发淡雅的香气。这些夏花算不上名贵，却开得肆意又坦荡。它们在田埂上、石缝里、河岸旁，用最朴素的姿态绽放，把阳光、雨露、清风都酿成自己的芬芳。风从稻田里钻出来，带着泥土的湿润与稻穗的清甜，掠过田埂上的野花，花瓣轻轻颤动，花香便随着风漫开，淡淡的，却足够沁人心脾。

夜幕降临，洗过澡，搬一张躺椅放在晒场上。四面透着风，呼吸的是花草的香，耳畔是渐渐低下去的虫吟，眼前是朦胧的月色和星斗。躺着躺着，一天的疲倦随之消散。蝉鸣还在，只是不再像正午那般急切，变得松弛而悠长，仿佛一个唱了整天的歌者终于放慢了调子，把最后几个音符拖得又软又远。那些咬开果子的脆响，那些追逐果香的奔跑，那些在井边围坐啃瓜的痛快，都沉淀在记忆的河床底。

乡村的盛夏，就是这样一曲长歌。歌声里有滚烫的灰尘也有清凉的井水，有喧闹的蝉噪也有安静的等待，有枝头沉甸甸的瓜果也有脚下不知名的野花。万物都在这个季节里奋力地活着，热烈而纯粹。

而我愿意一直住在这样的夏天里，和蝉声、瓜果、野花，和所有用力生长的生命一起，听完这一曲漫长的盛夏长歌。

岁月山河

与八千年对坐

■ 余正斌

琼北的雨向来没有征兆。我从石山镇往马鞍岭走的时候，天还亮着，一朵云从琼州海峡斜切过来，不多时就落下了大雨。雨丝斜打在风炉岭玄武岩上，黑石头吸饱了水，颜色沉得像墨，密布的气孔里汪着细小的雨窝，那是八千年前岩浆吐出的最后一口气，至今没干。

很多人不知道，海口是坐在火山口上。雷琼火山群百来座锥体，仅海口石火山岭群片区就有40座，马鞍岭最年轻也最完整，风炉岭与包子岭并肩，远远看去像副被岁月磨薄的马鞍。地质学家说它末次喷发距今八千余年。八千年，于人走了几百代晨昏，于山不过打了个哈欠。

明成化五年，丘濬扶母柩归琼，走石山这段官道。赤日炎炎难寻一碗水，他便搭座施茶亭。宣统《琼山县志》记载：“建亭施茶济行人。‘施茶铺’之名实缘斯起。”亭后来久倾，清末秀才符云官倡捐重修，留诗“四百年来往未荒”。一座亭能从明代撑到今天，靠的不是梁柱，是那盏粗茶的余温。如今原址复建换成“迈宝仙井”，吕洞宾讨水的传说另是一脉，却与丘公施茶同刻在一方石匾上。琼北人厚道，肯让各路的善在一块黑石上共存——茶不分彼此是仁，荒径不弃是信，石头便认下了这份人情。

丘濬与这片火山的缘分不止一盏茶。旧志说他未第时祷于苍兴一都洗夫人庙，及第后想扩庙谢神，苦于寻不到整料石柱，夜梦某处埋着石条，醒来一挖，果然十余根逾丈的火山岩。真假且不论，“石头从梦里来”本身就是个朴素的隐喻：火山给的是瘠土，也是梁材，关键看你肯不肯弯腰。而洗夫人的故事更近民间体温。梁沙坡大旱，她带兵找水累倒山脚，八仙化出甘泉，何仙姑捧水给她饮下，病愈后随行李卒容色清润，那条溪便被乡人唤作“美面”。如今潭丰洋边上，泉水还在汩汩冒着。一碗茶渡了陌路，一眼泉活了旱地，一根逾丈石柱还了少年的愿。石头没开口，人替它把五百年温良讲圆。

顺着美社、荣堂往里走，三脚村的巷子是黑的。进村那道豪贤门，门楼、巷墙、院舍，全是就地取的火山岩。砌墙师傅大约没读过《营造法式》，却天然懂得“不与材料较劲”，气孔多就由风穿过，石性脆就顺纹咬榫。几个村子连成一片，靠山吃石，靠火山格的气根遮一头阴，靠篱笆外的仙人掌替风让路。前人没把火山当神供着，也没把它当敌防着，只当成一个脾气火、能商量的邻居。古人把《月令》里的“察四时、顺物性”化作凿泉、修亭、引石筑屋的具体动作，止于顺应；而今人往石缝里多蹲了一步。

施茶村农人把石斜截进气孔，嫩绿的根须在八千年前凝固的暗红里试探扎下去。不远处的屋里，屏幕上的光点微微游移，读着地脉毫厘形变，地震仪替人摸着大地平缓的脉搏。防灾这道题，终于从灾后设祭写成灾前织网。从前讲敬畏是怕，如今讲敬畏是懂，懂了它的节奏，才敢在马鞍岭下育苗，才敢把“备豫不虞”从卦辞落进监测站的日常里。

下山时雨刚好停。绕到施茶亭旧址，石墙上“施茶”二字被太阳晒得发烫，石斛叶尖还挂着残滴。中国人讲“天人”，讲了太多年。天不只是和风细雨的天，也是火山地震的天。古人以茶、以泉、以石与山商量，今人拿数据和种苗把商量的本钱又垫厚一层。火山没变，姿态变了：从抬眼望天求八仙，到低头看岩知地候；从焚香问吉凶，到未雨绸缪织好网。

风又起了，风炉岭上的草往同一个方向伏下去。地球要是肯记日记，琼北这一页该这么写：八千年寂静，有人来，先怕我，再敬我，后来学会听我。

备豫不虞，火亦温良。施茶一盏，与山对饮。马鞍岭始终不作答，只偶尔从气孔里嗡一声，像谁又翻过一页旧历。旧历上只有一句话：山不说话，人就替山把日子过稳。

诗路花语

钟楼

■ 莫春高

百年的风
吹散了海口湾的烟波
夕阳西下
红霞染红了徜徉的浪花
你伫立在海滨溪畔
墙上的红砖透着沧桑
整点发出的钟声
依旧浑厚悠扬
沧桑桑田
那个古旧斑驳的码头
已装入上一代人的记忆
闻南洋的人
从你的身边走过
登上南下的船
他们的子孙在海的那边
各自漂泊
从此
故土成了异国他乡
夹着思念的信笺已经泛黄
你依然倔强地站着
眺望归来的千帆
期盼那个曾经熟悉的身影

椰香

投稿邮箱 hrbzpb@163.com